

懷念董鼎山先生



近日看到《大公報》副刊「大公園」《董鼎山的書房》一文編按，印證了董老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辭世。那是前幾天，我從《北京晚報》上得到這個消息，但有點不敢相信。因為董老個個月前還在「大公園」上發表文章，內容充實，邏輯性很強，怎麼會這麼快就離開人世？現在得到確實消息，心情很不平靜。

早就聽說過董先生的名字，但我一生從事外交工作，隔行如隔山，直到晚年才有機會認真拜讀董先生的文章。特別是近年，通過「大公園」，連續讀到先生的美文，淵博的知識，優雅的文字，深厚的哲理，不敢相信他已經是九十多歲的人。就是在這種心緒的驅動下，我每天上網看《大公報》，都期盼讀到先生的新作。

我自小喜歡文學，願意動筆寫點東西。從一九九七年起，與香港《大公報》結緣，十幾年來陸續在副刊上發表一些小文。然而隨着年齡的增加，有時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但每次讀到董先生的佳作，想到他年事已高還孜孜以求，我就從中得到力量，手中的筆也覺輕快了不少。

記得去年二月，一天瀏覽《大公網》，突然看到董老《向讀者告別》一文，不禁一怔。細讀才知，原來董老的夫人病故，他受到很大的衝擊，本來「不良於行」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，深感「筋疲力盡」，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筆，停止他的「寫作癖好」。我對他的處境十分同情，但心中惋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然而沒過多久，在朋友的勸告下，董老又拿起了筆，一篇篇「紐約客閒話」不斷見諸報端，我心裏好不高興。

這次讀罷海龍《董鼎山的書房》一文，更增加了我對先生的崇敬。我去過季羨林先生的書房，那是在他住房對面的一個小單位，三個房間堆滿各種書籍，鋪天蓋地，每個房間當中放一張書桌和一把椅子，季老輪換在每個房間治學、寫作，一直到他後來住院，也沒有一刻放下手中的筆。董老的書房雖有不同，但堆滿書籍、資料別無二致，一生致力寫作，直到生命最後一刻，也與季老完全相同，令人欽佩。

對於董老的辭世，不勝扼腕。遺憾的是再也讀不到他的新作，但他留下的幾百萬字著作，將成為我認真拜讀、學習的珍貴教材。在人品、學識等方面，我自知無法與董老相比，但我願永遠以他的精神，激勵自己前行。

延靜

這次讀罷海龍《董鼎山的書房》一文，更增加了我對先生的崇敬。我去過季羨林先生的書房，那是在他住房對面的一個小單位，三個房間堆滿各種書籍，鋪天蓋地，每個房間當中放一張書桌和一把椅子，季老輪換在每個房間治學、寫作，一直到他後來住院，也沒有一刻放下手中的筆。董老的書房雖有不同，但堆滿書籍、資料別無二致，一生致力寫作，直到生命最後一刻，也與季老完全相同，令人欽佩。

西出陽關

顧農

王維好詩甚多，而下面這首《送元二使安西》乃是知名度最高，傳唱最廣的：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

陽關（故址在今敦煌西南）與其北面的玉門關乃是那時的兩大交通要道。由陽關西出可以走到樓蘭，再沿北道西行，可去喀什；沿南道西行，可至于闐、疏勒，越過葱嶺（帕米爾高原）則可以走到今天的阿富汗、伊朗以至埃及的亞歷山大城，進而轉赴歐洲各地。歐洲和西亞、中亞的人們則通過這條大道到中國來——這就是名聲赫赫的絲綢之路。

在新疆拜城克孜爾千佛洞中有一幅壁畫，中間一位身着伊朗服裝的商人正趕着幾匹駱駝行路，駱駝背上裝載着中國絲綢；旁邊的佛爺豎起兩隻大放光芒的指頭，為他照亮前進的道路；敦煌壁畫中反映絲綢之路繁忙景象的就更多。絲綢之路從來就是一條光明大道。

西出陽關，總會有新的朋友與機遇，得到新的發展與收穫。朋友愈多愈好，交流愈深廣愈好。東西方的物產、思想、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得以交流，曾經產生過無比巨大的影響，而今又將進一步大發光芒。

魯迅鍾情《離騷》

陸琴華

司馬遷在他的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裏有這樣一句話：「《離騷》者，猶離憂也。」自從屈原《離騷》問世以後，深受歷代讀者喜愛。作為一代文學大師的魯迅，也非常鍾情於屈原《離騷》。

一九〇二年二月，魯迅二十一歲，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東京留學。魯迅在東京弘文學院進修時，一有時間就手捧屈原的《離騷》。那時日本已經有線裝日文版《離騷》了，魯迅到了東京後很快又購買了線裝日文版《離騷》這本書。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作詩也會吟。魯迅吟誦切誦《離騷》句，慢慢的也就仿照《離騷》做起詩來了。魯迅在當時的一封信裏說：「今之文壇，真是一言難盡，有些『文學家』，作文不能，禁文則練有餘力，而於是乎文網密矣。」信裏有一首小詩是魯迅借憑屈原而感時述今的作品。憑吊屈原，目的在於述今敘志，用比興手法，以蘭花作比，借詠蘭花來詠屈原，在寫屈原的背後，隱含着他對革命文藝的讚美。

《彷徨》是魯迅小說作品集，收入了魯迅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間所寫的十一篇小說，有《祝福》、《幸福家庭》等，這個時候的魯迅已經四十多歲了，可是對屈原的《離騷》仍然是愛不釋手，鍾情不已。別人的題記可能是長篇大論泛泛而談，魯迅在這部小說集的扉頁上所題的就是屈原《離騷》的名句：「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餘至乎縣圃；欲少留此靈瑱兮，日忽忽將其暮。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；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」

那個時候的魯迅曾經滿懷希望迎接未來，可是殘酷的現實，無情的社會粉碎了他心中的希望和未來。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，此時的魯迅好比戰場上負傷累累的戰士，頭破血流，心力交瘁，看不到美好的前景。於是他就彷徨，寫了關於「彷徨」的小說。而他引用《離騷》的名句又是為何呢？就表達了他此時的心跡。正如他的同鄉好友許壽裳所說：「這八句詩也是我們理解魯迅《彷徨》這部小說的關鍵所在，它像一把鑰匙似的開啓了讀者的心靈。文有「文眼」，詩有「詩眼」，有人就把這八句詩稱為小說集《彷徨》的「題眼」。

「舉俗愛重九，我輩更鍾情。」眾所周知，屈原的《離騷》是帶有自傳性質的一首長篇抒情詩，全詩共三百七十多句，大約二千五百字。一次，同鄉好友許壽裳在跟魯迅聊天時，隨口問：「《離騷》中你最愛讀的是哪幾句？」那個時候的魯迅兜裏就裝着一本《離騷》，已經能倒背如流了。魯迅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：「朝吾將濟於白水兮，登閼風而馳馬。忽反顧以流涕兮，哀高丘之無女。」這裏的「女」，應該不是指女子，因為屈原《離騷》多以女來比喻賢臣。魯迅瞬間吟出這四句詩，充分表達了他不達理想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的堅強決心。

西出陽關，總會有新的朋友與機遇，得到新的發展與收穫。朋友愈多愈好，交流愈深廣愈好。東西方的物產、思想、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得以交流，曾經產生過無比巨大的影響，而今又將進一步大發光芒。

北京六環行

徐貽聰

日前，約朋友「逛」了一次北京六環，頗有些感觸。北京已建有三、四、五、六環，對解決交通、方便物流，很起作用。三、四、五環通車時，我也曾分別去「逛」過，了解首都的發展進程。走走六環，是早就有的想法，但因全線貫通的延遲，還有我自己時間上的困難，一直未能如願，然而心願始終沒有放棄。這次朋友起意，加上一個人生活中的自由度大，一拍即合，很快就達成行動「協議」，幾乎是說走就走。

行動那天，藍天白雲，微風習習，讓人心情愉快。由於是「逛」，無須趕路，走上六環後，沿着慢車道，在不妨礙他人的情況下徐徐前行，一邊遠眺周邊，一邊觀察車流，悠然自得，真的心曠神怡。

六環於二〇〇九年通車，全長一百八十七公里，連接北京周邊的多條高速和國道、省道，形成蛛網式交通網絡，給人以四通八達的感覺。路上，看到各種車輛雖多，但自行其道，井然有序，沒有產生「車堵」、「心堵」的感覺，好像還並不很意外，與想像差不多。

我一直想「逛」六環，主要還不是想看車流，而是想「走走看路邊」。走馬觀花，含義並非完全是肯定的。外表和環境也能反映實質和意境，甚至可以从猜讀理念。六環雖然離北京的市中心二十至三十公里，但畢竟蜿蜒於農村，應該能夠看到和聯想到農村的基本景況。

途中，我幾次對朋友說過，農村已經不是數十年前的破爛景象，看得出基本的變化確實是很大、很明顯的。我選對朋友說，這些地方的變化應該是能夠體現實質和改革開放的實際成效的。我曾經在全國各地多地說，六環行讓我對自己國家的驕傲感有進一步的大幅提升。

環遊的半路上，我們在路邊的一處類似於「農家樂」的餐館午餐。只見偌大的餐館座無虛席，生意很為紅火。不由想到，人們的手頭寬裕了！以前多為門可羅雀的地方，如今變得熙熙攘攘，找不到落座之處。從這裏，我還意識到人們觀念和思維的變化及其基礎之美。

美中不足在於，在我們臨近駛出六環的路段上，霧霾開始再度呈威。原本藍天白雲的淨空，瞬間被灰蒙蒙的氣體籠罩，陽光變得淒淒慘慘，喉嚨也不時發癢。我和朋友議論，北京將此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「汽車太多」好像缺少說服力，還認為我們不應該是其部分成因。我們是在自尋開脫嗎？一次五個小時的「兩遊」，不僅僅是飽了眼福。

環遊的半路上，我們在路邊的一處類似於「農家樂」的餐館午餐。只見偌大的餐館座無虛席，生意很為紅火。不由想到，人們的手頭寬裕了！以前多為門可羅雀的地方，如今變得熙熙攘攘，找不到落座之處。從這裏，我還意識到人們觀念和思維的變化及其基礎之美。

北京六環行

徐貽聰

日前，約朋友「逛」了一次北京六環，頗有些感觸。北京已建有三、四、五、六環，對解決交通、方便物流，很起作用。三、四、五環通車時，我也曾分別去「逛」過，了解首都的發展進程。走走六環，是早就有的想法，但因全線貫通的延遲，還有我自己時間上的困難，一直未能如願，然而心願始終沒有放棄。這次朋友起意，加上一個人生活中的自由度大，一拍即合，很快就達成行動「協議」，幾乎是說走就走。

行動那天，藍天白雲，微風習習，讓人心情愉快。由於是「逛」，無須趕路，走上六環後，沿着慢車道，在不妨礙他人的情況下徐徐前行，一邊遠眺周邊，一邊觀察車流，悠然自得，真的心曠神怡。

六環於二〇〇九年通車，全長一百八十七公里，連接北京周邊的多條高速和國道、省道，形成蛛網式交通網絡，給人以四通八達的感覺。路上，看到各種車輛雖多，但自行其道，井然有序，沒有產生「車堵」、「心堵」的感覺，好像還並不很意外，與想像差不多。

我一直想「逛」六環，主要還不是想看車流，而是想「走走看路邊」。走馬觀花，含義並非完全是肯定的。外表和環境也能反映實質和意境，甚至可以从猜讀理念。六環雖然離北京的市中心二十至三十公里，但畢竟蜿蜒於農村，應該能夠看到和聯想到農村的基本景況。

途中，我幾次對朋友說過，農村已經不是數十年前的破爛景象，看得出基本的變化確實是很大、很明顯的。我選對朋友說，這些地方的變化應該是能夠體現實質和改革開放的實際成效的。我曾經在全國各地多地說，六環行讓我對自己國家的驕傲感有進一步的大幅提升。

環遊的半路上，我們在路邊的一處類似於「農家樂」的餐館午餐。只見偌大的餐館座無虛席，生意很為紅火。不由想到，人們的手頭寬裕了！以前多為門可羅雀的地方，如今變得熙熙攘攘，找不到落座之處。從這裏，我還意識到人們觀念和思維的變化及其基礎之美。

美中不足在於，在我們臨近駛出六環的路段上，霧霾開始再度呈威。原本藍天白雲的淨空，瞬間被灰蒙蒙的氣體籠罩，陽光變得淒淒慘慘，喉嚨也不時發癢。我和朋友議論，北京將此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「汽車太多」好像缺少說服力，還認為我們不應該是其部分成因。我們是在自尋開脫嗎？一次五個小時的「兩遊」，不僅僅是飽了眼福。

環遊的半路上，我們在路邊的一處類似於「農家樂」的餐館午餐。只見偌大的餐館座無虛席，生意很為紅火。不由想到，人們的手頭寬裕了！以前多為門可羅雀的地方，如今變得熙熙攘攘，找不到落座之處。從這裏，我還意識到人們觀念和思維的變化及其基礎之美。

北京六環行

徐貽聰

日前，約朋友「逛」了一次北京六環，頗有些感觸。北京已建有三、四、五、六環，對解決交通、方便物流，很起作用。三、四、五環通車時，我也曾分別去「逛」過，了解首都的發展進程。走走六環，是早就有的想法，但因全線貫通的延遲，還有我自己時間上的困難，一直未能如願，然而心願始終沒有放棄。這次朋友起意，加上一個人生活中的自由度大，一拍即合，很快就達成行動「協議」，幾乎是說走就走。

行動那天，藍天白雲，微風習習，讓人心情愉快。由於是「逛」，無須趕路，走上六環後，沿着慢車道，在不妨礙他人的情況下徐徐前行，一邊遠眺周邊，一邊觀察車流，悠然自得，真的心曠神怡。

六環於二〇〇九年通車，全長一百八十七公里，連接北京周邊的多條高速和國道、省道，形成蛛網式交通網絡，給人以四通八達的感覺。路上，看到各種車輛雖多，但自行其道，井然有序，沒有產生「車堵」、「心堵」的感覺，好像還並不很意外，與想像差不多。

我一直想「逛」六環，主要還不是想看車流，而是想「走走看路邊」。走馬觀花，含義並非完全是肯定的。外表和環境也能反映實質和意境，甚至可以从猜讀理念。六環雖然離北京的市中心二十至三十公里，但畢竟蜿蜒於農村，應該能夠看到和聯想到農村的基本景況。

途中，我幾次對朋友說過，農村已經不是數十年前的破爛景象，看得出基本的變化確實是很大、很明顯的。我選對朋友說，這些地方的變化應該是能夠體現實質和改革開放的實際成效的。我曾經在全國各地多地說，六環行讓我對自己國家的驕傲感有進一步的大幅提升。

環遊的半路上，我們在路邊的一處類似於「農家樂」的餐館午餐。只見偌大的餐館座無虛席，生意很為紅火。不由想到，人們的手頭寬裕了！以前多為門可羅雀的地方，如今變得熙熙攘攘，找不到落座之處。從這裏，我還意識到人們觀念和思維的變化及其基礎之美。

美中不足在於，在我們臨近駛出六環的路段上，霧霾開始再度呈威。原本藍天白雲的淨空，瞬間被灰蒙蒙的氣體籠罩，陽光變得淒淒慘慘，喉嚨也不時發癢。我和朋友議論，北京將此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「汽車太多」好像缺少說服力，還認為我們不應該是其部分成因。我們是在自尋開脫嗎？一次五個小時的「兩遊」，不僅僅是飽了眼福。

環遊的半路上，我們在路邊的一處類似於「農家樂」的餐館午餐。只見偌大的餐館座無虛席，生意很為紅火。不由想到，人們的手頭寬裕了！以前多為門可羅雀的地方，如今變得熙熙攘攘，找不到落座之處。從這裏，我還意識到人們觀念和思維的變化及其基礎之美。

民國有個陳漢第

張昌華

民國大師輩出不窮，文人雅士星雲燦爛，又以江浙為多。杭州有個多才多藝的陳漢第，鮮有人提及。

甲午歲末，我偶得一方閒章，印文是「月下聽琴」，頗有「野泉滴瀉」之雅趣。印邊寬厚，似夜幕包裹，印文細而蒼古，形成了厚重與簡約對比。「月下」二字筆畫少，在印面位置反倒大，用筆也較圓活，凸出了月色、原野空曠的意境。「聽琴」二字安排穩實，如高士靜坐，息心悟道；線條亦有斷續之感，若悠悠琴聲在朗月下漾開。匠心獨運。邊款署名恰是陳漢第。

陳漢第（一八七四年至一九四九年），字忠恕，號伏廬，杭州人。上世紀二十年代即與陳師曾、陶瑒等人共同發起成立「中國畫學會」，以「精研古法，博採新知」為宗旨，聘教員、招學員、辦展覽，培養中國畫人才。

陳漢第是兩棲人物。早年從政，暮年習藝。從政，官至總統府秘書、國務院秘書長；習藝，工書善畫。書法以行書見長，尤善作扇面。書畫合璧，情景交融。丹青，以花卉為主，尤長寫竹。

陳漢第亦曾任清史館編纂、故宮博物院委員。不知是他生前還是身後，將這些古印捐給了故宮博物院。二〇〇六年故宮推出「二十二家捐獻印章展」，在展出陳漢第、陳萬里、馬彥祥、吳灝、鄧以蠡和楚圖南等二十二位愛國人士捐出的二百六十九件／套歷代印章中，陳漢第名列第一。「藏為用」，他對古璽研究造詣很深，有六冊《伏廬藏印》，至今仍受文物愛好者的追捧。他亦精篆刻，有《伏廬印譜》傳世。

年輕時，陳漢第即鍾情「興教育，圖自強」，但總不得志；直至一八九七年方與林啟、汪康年諸人在杭州成立「求是書院」。「求是」者，「務求實學，存是去非」也。他初任學院文牘齋務（實為副監院），「日夕精勤，不辭勞瘁」，後升任監院。任內，他「開創中國留日運動的先河」，多方籌措資金資助留日學生。陳漢第愛學人如子。書院學生蔣方震（字百里，錢學森岳父），思想活躍，偷閱禁書《東華錄》及維新派刊物《新民叢報》，秘密開會，成立「勵志社」，抨擊時政。陳漢第憂心他遭迫害，告誡蔣方震：「你對政治的不平是理所當然的，但不可落痕跡，最忌開諸筆墨。」蔣方震又借機諷刺過書院總理、頑固分子陸懋勳，陸對其恨之入骨。是年冬，革命先驅唐才常在漢口組織「自立軍」反清，因事泄被張之洞捕殺。蔣方震出於義憤，賦詩以悼。此事被陸懋勳發覺，欲借機開除蔣方震，陳漢第堅決反對。陸、陳本是郎舅之親，為此事差點鬧翻了臉。陳漢第擔心蔣方震還會鬧出事來，旋送他赴日本留學。蔣方震後來成為我國傑出

的軍事家。一九〇〇年後，創辦大學堂之議在全國興起。次年，學院先後改為「浙江求是大學堂」、「浙江大學堂」。由於人事變更和其他原因，陳漢第辭職東渡日本留學，「辛亥革命」後步入政途。而他亦與孫中山、章太炎等「辛亥革命」人物熟悉。

陳漢第亦曾任清史館編纂、故宮博物院委員。不知是他生前還是身後，將這些古印捐給了故宮博物院。二〇〇六年故宮推出「二十二家捐獻印章展」，在展出陳漢第、陳萬里、馬彥祥、吳灝、鄧以蠡和楚圖南等二十二位愛國人士捐出的二百六十九件／套歷代印章中，陳漢第名列第一。「藏為用」，他對古璽研究造詣很深，有六冊《伏廬藏印》，至今仍受文物愛好者的追捧。他亦精篆刻，有《伏廬印譜》傳世。

年輕時，陳漢第即鍾情「興教育，圖自強」，但總不得志；直至一八九七年方與林啟、汪康年諸人在杭州成立「求是書院」。「求是」者，「務求實學，存是去非」也。他初任學院文牘齋務（實為副監院），「日夕精勤，不辭勞瘁」，後升任監院。任內，他「開創中國留日運動的先河」，多方籌措資金資助留日學生。陳漢第愛學人如子。書院學生蔣方震（字百里，錢學森岳父），思想活躍，偷閱禁書《東華錄》及維新派刊物《新民叢報》，秘密開會，成立「勵志社」，抨擊時政。陳漢第憂心他遭迫害，告誡蔣方震：「你對政治的不平是理所當然的，但不可落痕跡，最忌開諸筆墨。」蔣方震又借機諷刺過書院總理、頑固分子陸懋勳，陸對其恨